



路过我的全世界

柴锅我是老手了，我是从十一岁就开始烧锅煮饭的。我生来瘦弱，干不得重体力活，却死要面子。那次父亲带我去挑稻捆子，给我扎的只比鸡毛掸子大不了多少，我不愿意，让多加，加到跟同龄孩子挑的差不多。我喘得跟烧开的水壶盖一样，过溪上坎的时候再也撑不住了，一跤摔下来，眼角鲜血长流。母亲为此和父亲狠狠吵了一架，再也不让我干活，但她对外宣称是家里需要人做饭喂猪看护鸡鸭，而我做的饭比她做的好吃，所以就留我在家了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能有什么厨艺呢？

弟弟在帮人理发——理发室就在堂屋，是他业余的收入。我便一个人灶上灶下地忙活。我先做红烧鸡脚，这是母亲喜欢的。母亲住的村庄离集市有八里地，她的腿摔过很多次，来去不方便，所以每次回家，我都会自己买菜。我怕她一副因饭菜不好而歉疚的样子，但我买她又是一副“又让你花钱了”的歉疚样子，好像她总是欠我的一样。母亲牙齿不好，年轻时常常痛得整张脸都肿得老高，五十多岁时就拔光

了牙齿。我让她装，她怕我花钱，总是不肯，去年她偷偷装了牙齿，忍不住告诉我了，一副腼腆的样子：“我能吃骨头了。”除了鸡脚，我还买了她喜欢的扒皮鱼和大虾仁，扒皮鱼刺少，虾仁不用吐壳，她年轻时活多，风风火火的，没时间吃鱼虾。

我做好一个菜后，妹妹带着外甥女回来了。一来就坐到锅灶下添柴火，没有客套，就像三十年前一样。

“哥，老娘怎么还没回来？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锄地了吧。”

“不知道你回来？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“那就不是了。”

我没回答。妹妹家才拆迁的，拿了房票，在等房子涨价，好省出一点钱。母亲每次见到我，都问房价，我总说跌了。她就高兴得很。对于妹妹近在咫尺却很少回家，母亲是有怨言的，但在外面她总说“人不回来，给钱有什么用”，其实我是知道妹妹没钱给她的。最近母亲又问美国疫情，为的是弟弟上班的鞋厂要出口鞋子到那

里。母亲总是有担不完的心。

一点点，我做好了六菜一汤，摆好了，母亲还没回来。弟弟也帮顾客理好了发，客人照镜子，又看看碗罩里的菜，说：“不错，老奶奶拔草回来正好吃。”

“到哪儿拔草去了？”

前几年，母亲到农场拔草出了车祸，差点人就没了。

弟弟见我恼火，委屈地说：

“我有什么办法？她非要去。”

我坐在椅子上抽烟，像一个冒烟的爆竹。

两点半，母亲回来了，没进门就大声招呼：“嘉嘉来了啊，饿坏了吧？”

我知道她是投石问路王顾左右，不敢立即就招呼我，就起身问：“你又去拔草了？那年的事不记得了？”

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局促：“十二点就收工了，不热，一上午一百块呢……”

“你要我给你啊！别人怎么说我？”

我给她的钱，她一分也没用过。

母亲不敢看我，做错事一

样坐下来，拿发黄的毛巾擦汗。

“十二点结束怎么到现在？”

“坐车的。”

“也就八里地，怎么要两个半小时？”

“我坐的38路车，再转37路……”

这是我回家的路线。

“你在市里拔草？”

“嗯，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你骑车，怕你分心，没叫你，我就坐在车窗边。后来七八天我都

没看到你了。车子不是自己的，点不准。”

那应该是六点半左右，城市已经开始热闹。我的母亲坐在车窗边，或是扶着拉杆，远远就开始准备着，远远就开始盼望着，她伸着头，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在攒动的人群中，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宋人，像那个刻舟求剑的楚人，死守教条，固执地等待、寻找她渺小的儿子，却再也没有看到。

我起身给她盛饭，递给她：

“别再去了。”

“不去了。”她诚惶诚恐地接过来，如获大赦一般，灿烂地笑了。

我生活的小城与母亲隔一条江再加五六六十县道村道，端午回去时已近中午了，母亲不在，同弟弟，他嗫嚅着，说大概在田畈里吧。我就拿出我在小城带回的菜，引燃了柴灶，开始做饭。

一直想给她买液化气灶台，但几次都是忍住了，一是充气不方便，二是母亲舍不得，最重要的是我担心。母亲在我家待过一段时间，常常会对煤气灶上烧的水壶手足无措。她点煤气就像放鞭炮那样侧着身子，关煤气常常粗反了方向，手忙脚乱。她不说要回去，但我明白她的心，母子连心，女儿五岁那年，我送母亲回去。她不舍得我在车上再三叮嘱，说你少抽烟，说天下那么多字，你哪里写得完看得完？别那么用力。

柴是松枝，很容易引燃。烧

黄昏，下班，在返家的公交车上刷微博，看到王家卫分享了《一代宗师》的海报：“往事长存，心中有过的。”他用海报来悼念曾为《一代宗师》担当配乐的著名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·莫里康内。

莫里康内去世了。蓦然看到这则消息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眼前自动闪回《天堂电影院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一代宗师》的镜头。从此，人类少了一个卓越的配乐天才，天堂的音乐厅里又多了一位大咖。

我从包里取出耳机，找到莫里康内的歌单，一首首播放。闭上眼睛，在行驶的车厢内、乐音里，默默地，独自向莫里康内致敬。

忘不了他的乐曲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。犹记得，两年前的春天，一个落雨的周末午后，我放弃了午睡时间，撑着伞去电影院听音乐讲座，那天的讲座主题便是向莫里康内致敬。

电影院里黑黢黢的，座无虚席。开课前，舞台音箱里循环播放着《天堂电影院》里的原声音乐：《Love Theme》《Childhood and Manhood》《Cinema Paradiso》《Maturity》……每一首我都熟悉，每一首我都心动，如遇知音，想要泪流。音乐，拥有无与伦比的润物细无声的魔力。

莫里康内出道较晚，30

岁才开始接触电影，然而他是个配乐奇才，奇才的显著标志就是不走寻常路。他放弃了般配乐大师喜欢用的弦乐，而是开创性地用管乐来进行配乐，此外，他还大胆地将口哨、甩鞭、人声等融入乐曲之中，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“意大利式西部”风格，为西部片在类型片中得到认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比方在《荒野大镖客》的配乐中，我们就能听出潇洒的小号、辽阔悠远的口哨声。在“黄金三部曲”的其他两部《黄金双镖客》《黄金三镖客》的配乐里，我们也能够听到甩鞭声和人声。

莫里康内一生勤奋，先后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。可惜，虽屡获奥斯卡提名，他却一次次与“小金人”擦肩而过。直至四年前的第88届奥斯卡上，当年已年届88岁高龄的他，才终于凭借《八恶人》里的配乐拿到了最佳原创音乐奖。颁奖台上，他激动地流下眼泪，老天终于开眼，努力过的人终于没有被辜负。

那天，在讲座的现场，老师最后带我们一起回顾了《八恶人》中的音乐片段。说实话，莫里康内的配乐比剧情更高潮迭起，让人情绪饱满。难怪《八恶人》的导演昆汀曾说：“我收藏莫里康内的唱片，比收藏猫王与披头士的还多。”

新冠疫情渐缓之后，很多人走上街头开始报复性消费。

我的报复性消费从美食开始。毕竟宅家日久，早已吃腻了自己做的菜，一颗想“吃大餐”的心蠢蠢欲动。

“吃大餐”，是上海人的独特叫法，意为吃西餐。旧时，随着上海滩开埠，上海人接触到不少西方新鲜事物，吃西餐在当时成为非常时髦有面子的事，所以他们会说去“吃大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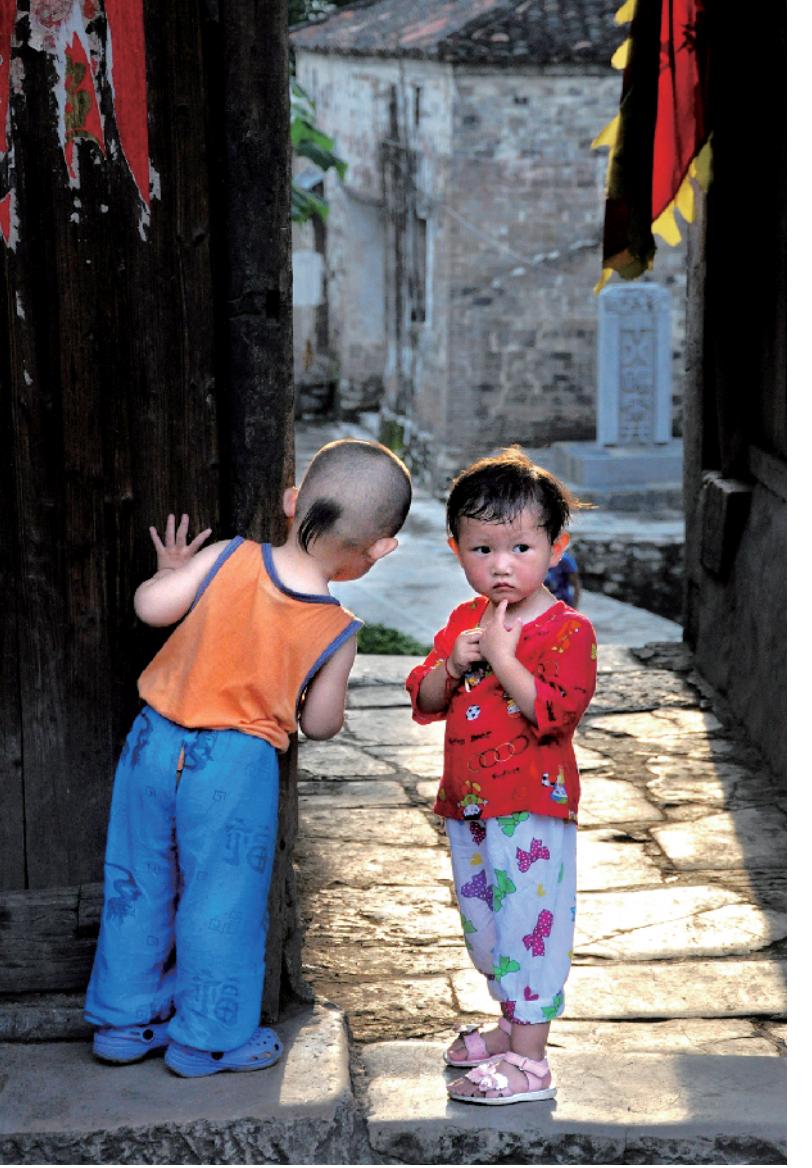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上海，仍保留了几家老牌西菜馆，红房子是其中之一，它是海派西餐的代表，因建筑外观采用红色砖墙，所以被叫做“红房子”。

掐指算算，我移居上海已逾十年，之前只在思南公馆的快闪老上海摩登餐厅吃过一次海派西餐，至今还未曾吃过“红房子”。疫情让我反省了自己的拖拉懈怠，若有心愿，应尽快去实现，遂于近日光临了位于淮海中路上的红房子西菜馆。

还记得思南摩登餐厅，极具老上海复古腔调。墙壁上挂着老海报照片，入口处摆设着留声机，循环播放上海滩老歌。周璇的《夜上海》、姚莉的《苏州河边》、龚秋霞的《蔷薇处处开》、李香兰的《夜来香》……餐桌上铺着红白格子桌布，这是海派西餐的传统布置，一块复古格子桌布必不可少。配食有固定搭配：黄油西式餐包、炸猪排、土豆色拉、罗宋汤、红丝绒蛋糕，再泡上一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麦乳精，

小伙伴

李海波 摄



中西合璧，时光倒流。

那次，餐厅老板告诉我，有腔调的上海人，并不完全照搬西式西餐，而是加以改良，形成了自己的海派特色。比方说，老克勒们吃炸猪排，不会去浇番茄沙司，而讲究搭配本土“泰康黄牌”辣酱油，将黑乎乎的辣酱油抹在猪排上，香脆酸辣，鲜软多汁，这是独属上海的嗲味道，上海人骨子里固守住一份Local的骄傲。

此番在红房子西菜馆，隔壁桌上炸猪排刚端上来，一位头发花白穿背带夹裤的上海老人，便熟门路地问服务员要一瓶泰康黄牌辣酱油，不由得心一笑，此乃地道老克勒做派。恐怕也只有在上海，炸猪排搭档上泰康黄牌辣酱油，才会让人亲切得不得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后来上海人吃本地吃食，诸如生煎馒头、排骨年糕、春卷，有时也会用辣酱油做蘸料，仿佛蘸上此调料，就变得有上海腔调了。

我在红房子，也点了一份炸猪排，自然也用泰康黄牌辣酱油抹了抹。还点了一份芝士焗蟹斗，鲜味十足，外加一碗洋洋葱汤。虽然，红房子环境有些老旧，但我依然吃出了摩登情怀，那是一种精致生活之感。

有人说，食物是探寻时代精神的一把钥匙。漫步今日的上海街头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餐厅鳞次栉比。上海人始终怀着开放的态度，接纳外部世界的一切美好，也因此，上海当之无愧成为国际大都市。

他山之石

杨云

缴费得现金，须得先提钱。大清早我就来到了某行。三台提款机，一台没钱，一台黑灯瞎火，仅余一台苟延残喘——插卡处坏了，上贴一纸曰：不能插卡，请放在非接触处点击平面手机非接触处即可！下有橙色箭头标了方向，温馨提示。

我立即被两个“非接触处”弄懵圈了，怎么断句？我只好试。

我把卡放在箭头下方的平面区，正着，反着，头朝它，一律试了个遍，界面都没反应。提款室空调没开，急气交加，顿时汗流如注。一边骂自己笨蛋一边骂银行混蛋，打算走人。

正当此时，进来一个人，我暗自高兴，且矜持不语，以等被搭讪，毕竟是个80后美女。

他忽略了黑灯瞎火那个——冲这他就比我脑子好使，我刚开始上去还拍拍打打，左右瞅瞅找开关呢。

“噢，这没钱啊！”男人一顿操作猛如虎后，得出结论。

“嗯，只能转账，不能取钱。”我提醒他我的存在。

“就这一张卡，我转给谁！”这句话直接让我对他失去信心。

“你试试这台吧。”

我挪出位置，“这台能取出来，但我不会操作。”他上去就要插卡，我眼疾手快给他挡开了：“插卡处坏了，不能插卡！”

“那我要是硬插会咋样？”

“那就给吞了，然后你等工作人员来，带着身份证件、证明等来取。”

我立即被两个“非接触处”弄懵圈了，怎么断句？我只好试。

我把卡放在箭头下方的平面区，正着，反着，头朝它，一律试了个遍，界面都没反应。提款室空调没开，急气交加，顿时汗流如注。一边骂自己笨蛋一边骂银行混蛋，打算走人。

正当此时，进来一个人，我暗自高兴，且矜持不语，以等被搭讪，毕竟是个80后美女。

他主动把自己挪过去，退位让贤。好吧，我就像东郭先生那只狼一样，重新试一遍给他看，证明我跟他一样是笨蛋。

磁芯朝下，卡背朝我，很郑重地放好，界面显示了。我正准备再翻过来。

“等等！”他一指禅“嘟”的一声摁了一个键。

“啥呀这是？”我在心里嘀咕着，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嘛。

“你试试这台吧。”

根据上一项提示他又接着摁了下一项，然后第三项，第四项，忽然眼前呈现以往取钱最熟悉的画面：取款，存款，转账卡！

“哈哈！”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，一迭连声：

“对了！对了！是这样，是这样！”

“密码你自己输。”他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

“谢谢啊，叔！”我取了钱，转身就准备走。

“你走了我咋办？”他一脸无助地看着我。

“你不是会弄了吗？”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，看着我手里的钱。

“哎呀，我那是瞎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刚才摁的是啥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是啥，你敢乱摁？”

“我就寻思那又不是我的卡……”

“你现在把卡放上去。”我像他操作我的卡一样开始瞎操作他的卡，无所顾忌，一往无前，势不可挡。

“輸密碼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可高兴了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

他一边拿钱数钱一边呵呵地对我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说咱俩谁的脑子好使呢？刚开始你不会，我也不会，后来我给你弄成了，接着你又给我弄成了，咱俩谁教的谁啊？”

“你试试这台吧。”

人生评委
董改正

阿紫

父亲吃过的盐和走过的桥，显然都比我们多，因而觉得具备了给我们当“人生评委”的资格。

“老二最具‘冠军相’，将来一定是几个儿子里最有出息的！”很久很久以前，父亲就如此断言。后来二哥从青年蹉跎到中年，如今已步入老年，正在上演《蹉跎岁月》第三季……

大约几年前，父亲预感到自己的“看好”有可能被打脸，于是转而看好我老婆，觉得她有成为我们家女强人的潜质。也就在那一年，老婆的淘宝店扭亏为盈，一路下行，直至倒闭。

当年父亲看好二哥，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二哥像他，平日里也喜欢吹牛点。曾经有段日子，二哥说一位刚开始有点名的主持人是他的哥，要给我引见引见，让我给他写本子。由于二哥忙或者“哥们”忙，此事一拖再拖，拖着拖着，该主持人竟从屏幕上销声匿迹了。好在二哥很快又有了一个“哥们”，是另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持人，然而一年后，那人的脸被砍了，从此失踪了。

“你写小品剧本吧，我刚认识一位朋友……”这回他说的是一位新崛起的喜剧演员，二哥说此人红过郭德纲、赵本山指日可待。然而还没见上面，他也淡出了公众视野。

真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我不禁有些嫉妒，都是我爹的儿子，我昨就没有这么毒的眼光，看好谁谁

衰。不过后来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看好谁倒霉，这种技能其实大多数人都有。20年前混一个文学论坛，常有人看好张三、看好李